

刘维治 著
焦淑清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白居易传

(下)



辽海出版社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白居易传（下）

刘维治 焦淑清 著

●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传/刘维治,焦淑清著. —2 版.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9

(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

ISBN 978-7-80638-701-6

I. 白… II. ①刘…②焦… III. 白居易(772~846)—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365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94 千字 印张:14

2009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虹 徐悦

责任校对:周春雨

封面设计:西西里

版式设计:金晓

定价:42.00 元(上下册)



四十七

江畔漫行

原来是白居易之兄白幼文带着两位妹妹及其子弟共六人从徐州投他而来。白居易请假在家，陪兄长叙谈话旧，几天后又送幼文兄回徐州，便又到衙门应差。

天气渐渐转暖，到处春意盎然。清晨，屋前早莺啼叫声将白居易惊醒。迷迷糊糊的白居易听到这早莺的叫声，心中涌起一种异样感受，仿佛他又回到了京城长安似的。那时他在翰林院当值时，在承明殿秉笔撰写诏书章稿，一早一晚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当时就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没有想到，在江州后的第一个春天又听到了这种声音。不过，虽然莺鸟叫声一样，听莺鸟叫的人心情却不一样。唉，白居易不由得长叹一声，“不作天涯意，岂殊禁中听”（《闻早莺》）。当时为近臣，现今为谪吏；当时在朝中，现今在江城。人生就是这样难以预料，权且自我安慰、自我调整吧。

不过，他在此地也听到了上林园中难以听到的提壶鸟的叫声。那种叫声，让人听来好似在劝人打酒喝喝，听得白居易真有点忍俊不禁。那声音就在不远东邻，白居易听后一时诗兴大发，口占一律，题送东邻：

厌听秋猿催下泪，喜闻提壶春鸟劝。



谁家红树先花发，何处青楼有酒沽？
进士粗豪寻静尽，拾遗风采近都无。
欲期明日东邻醉，变作腾腾一俗夫。

白居易赶到官舍，无事可办，便在小池边徘徊。池中红鲤悠然自得地游着，池边柳树已满是新绿。正徘徊间，只见家童提竹篮穿堂而来，说在市集上碰到郑老爷，要家童传话，请白老爷抽空到他那一坐。白居易说知道了，又问家童所买何菜，家童说道，应时的芹蕻之类还有鱼。说着家童一掀菜叶，不料那菜叶底下一双白鱼，拨刺一跳，双双跳到地上，张着嘴，喘着气。家童待要抓起，白居易忙示意他不要乱动。他俯身按住鱼尾，托起鱼头，一转身，将其抛入小池中。家童见状也忙照办，将另一只也放在池中。那双白鱼在池中，渐渐摇摆尾巴，试着动起来。家童知道老爷又放生了，收拾菜篮子回转而去。

家童走后，白居易便打了个招呼，骑马直奔江边郑家竹园。这郑家主人也是远近颇为闻名的绅士，为人豪爽，交往多而广。白居易闲暇之际，没少往那儿跑，他也经常到白居易家去，所以他很熟悉白家人。今日在市场上碰见白家家童，便顺便捎话过去，请白居易有空到舍下一叙。白居易心知有事，所以便急急前往。

上马沿江而行，江风吹拂，令人气爽，满眼新绿，生机勃勃，让人感到一种向上的力量。这景致自然不比京城长安曲江头，可曲江头也无此野味吧。返璞归真，江茫茫，野绿绿，水鸟飞飞，炊烟袅袅，倒也是一幅江南水乡图。不大会儿，远处一片郁郁葱葱竹林，穿林而过，便是郑家大院。进



得院来，只见郑处士正在院内舞剑。见白居易一到，忙收剑停练，陪白居易进屋。

郑处士落座之后，便问道：“乐天兄，前些日你托为令妹婚姻大事帮忙物色合适人家，不知还有什么具体要求？”郑处士将自己接触圈内有关人家向白居易作了介绍。

“我对此地不熟，拜托郑兄帮忙。只要是家境、人品说得过去，即可。”白居易见郑处士对他所拜托之事如此上心，很是感激地回答，并补充说：“这事不必急，慢慢来。”

郑处士对白居易说：“今请兄来，有一事相求。我认识的朋友中，有位叫刘轲的，著书撰文，准备应考，想请你这位行家指点一二，如果有可能，望你能推荐一下。原本想在望江楼设宴款待老兄，可那里人来人往，难得清静，所以就由我做主，在我这竹林寒舍，屈兄大驾了。”

“好，我真喜欢你这片竹林，今日之行，一半是冲你这竹林而来。只要你管饭，呆上十天半月没问题。”

“别的没有，竹笋有的是。”郑处士打趣道。

“我就是爱吃竹笋。我前两天还写了首食笋诗呢。”白居易说完朗声道：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
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
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
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
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
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
久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



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

“不过，你这片竹林之笋，我还真舍不得吃呢。”白居易笑道。

白居易在郑家竹林整整用了两天时间，翻阅了那位称作刘轲年轻举子的专著和论文，作了批改。觉得还不错，就写了封400字的推荐信。信上写有集贤庾三十二补阙、翰林杜十四拾遗、金部元八员外、监察牛二侍御、秘书萧正字、蓝田杨主簿兄弟六位人名。刘轲持此信进京谒见即能得他们的帮助。

当刘轲接过白居易的信时激动不已，千恩万谢。

白居易摆摆手：“不必不必。”便赶紧辞别郑处士要打马回府。郑处士则双臂一横拦住道：“不忙，不忙，乐天兄既来一趟，请留下墨宝以作买路钱。”

白居易笑了笑，便转身捉笔，回头一思忖，写道《过郑处士》：“闻道移居村坞间，竹林多处独开关。故来不是求他事，暂借南京一宝山。”

郑处士、刘轲目送白居易打马远去。



四十八

东林寺白莲花

白居易在郑家竹林为刘轲审阅修改文稿时，江州府上却发生了一件有轰动效应的事。

那天上午，庐山东林寺和尚道深等 20 多人带领老少近千名信徒，结队来到江州府衙，有要事请求府衙长官接见。刺史崔能听到消息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让为首的几位僧人到堂上，面谈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到这里来是指名请司马白居易为他们故去的景云寺大师上弘写石塔碑铭。他们随身带来了上弘大师的行状，并有润笔费用 10 万钱。

刺史崔能听后，放了心，微微一笑，说：“这是好事，理应促成。只是你们何必如此兴师动众。知情者说你们心诚意切，不知情者以为你们滋事生非。再者，白司马初来乍到，你们事先不打招呼，也不给他一个了解准备过程，是不是有点强加于人。今恰好白司马外出，不在衙内，你们先请回，待他回来之后，再作计议。我一定力促其成。”见说得有理，众人只得返回。

说起这上弘法师，也真颇有来历。他是本地人，15 岁落发出家，潜心向佛，渐有所成。承传如来十弟子中的善持律的优波罗，善讲四分律。与佛界诸长老俱有交往，与太师颜真卿等也有往来。他前授徒的信男信女有 15072 人，卒



年 77 岁。

其实，崔能要找白居易并非难事。他之所以延宕一下，无非是替白居易着想，以待罪之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谪宦不久。虽然僧人百姓拥戴有情，作为白居易避嫌防谗不可无心。后来，崔使君只将此事简略一提，白居易心领神会，也暂且不提。不过，他却萌发了游东林寺、西林寺的念头。这不正是个由头吗？而且，他更主要的，倒是去瞻仰陶渊明故里旧居。

白居易到了东林寺，受到道深等僧人的隆重欢迎。他们朝夕相陪。道深向白居易详尽介绍了景云法师的功德和事迹，让白居易参观了法师圆寂的所在。白居易也深深地为上弘法师的执著精神所动，答应他们，一旦条件成熟，撰写塔碑不成问题。

一天傍晚，白居易闲行到北塘，只见清澈塘水中圆圆莲叶中朵朵白莲花盛开。那洁白的颜色在绿叶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微风吹来，阵阵清香，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此花不俗！”白居易不由得叫出了声，“比我先前见到的红莲花不知强出多少倍。”

“这莲花池可有年头了。”陪伴白居易观赏的道深赶忙介绍，“晋时慧远法师曾居此地，据说那时就有白莲池，在此地曾修静土之法。而且，听说远公打算招陶渊明入社，陶竟不肯入，而谢灵运要求入社，因为心杂未被允许。”

“此种纯洁清白之花真非人间所有，堪称仙界琼瑶之花，也只有那心地洁净之辈才配赏此花。像吾辈未脱尘累的俗人，见此花也只能生愧疚之心。”

白居易赞成地附和。“到时，有结籽的，不知能否移



栽。”白居易追问一句。

“没问题，白公若需要，到时一定代为收藏。你还看中哪种植物，尽管说。”道深回答。

“不过说说而已。真要是靠种子去移栽，恐怕还不一定成活。至于其他植物，给我印象深的，除了这莲花，一是桂树，一是竹子，堪称浔阳三绝。只可惜它们不生北地，在这里却被当作寻常之物，视之不珍惜。我有时间一定以此为题，写篇三绝赞。”说到这里，白居易忽然打住，因为他意识到，这种汲汲于得失的计较固然有借物托讽之旨，但就无为之境界而说，尚有一段距离。他想到了陶渊明，觉得他是很值得钦佩的人物。他的隐居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后人以菊为他的象征，其实这莲花才应该是他的品格的真正象征。

白居易忽然萌发一个念头，那就是有机会也到这莲花边隐居，不知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隐者而被接纳。



四十九

陶渊明故里行

离栗里陶村越近，白居易心情越不平静。他骑马缓缓而行，瞪大眼睛观赏一路景色，希望能从中看出一种异样来，但却没有。平常的水，平常的树，平常的小径，平常的田野。这些草木平常得在别处到处都可以见到。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不清楚自己要寻找的这种异样是什么。细细想来，或许是他对陶渊明的钦慕之心所致。所以他才对这里的一木一草总关情。

村庄越来越近，白居易索性下马，牵马步行。趟过小溪，转过一个小山坡，只见村头三棵大柳树好似在迎接来客。这就是栗里陶村。栗里陶村地处庐山南麓，有百十来户人家，大多姓陶。白居易到了村头，很快就打听到了里正住在村子中心偏南的一户人家。里正年纪已有 50 多岁，将白居易让到屋内，便叙谈起来。里正听了白居易的来意后，沉吟半晌，说：“您老所说陶渊明，我们这里好像也早有传闻。这件事，我还真说不清。我们村里大多都姓陶，要是就一家姓陶的，那便好查明了，这么多姓陶的，大概多多少少总得能拐弯抹角捎带着沾上点边吧。硬要说哪一支人能与陶渊明接上谱，一时还真说不准。好几百年前的事，哪能说得上准，就是说得上又能否可信吗？再说，您要找他的房子，那



可不大容易。这样吧，我带您去我们村最老的老陶头那儿，论辈分是我的远房叔公。他通文墨，这些事，您问他，他能说得详细明白。”

当下，里正领着白居易出了院套往村东头三间草房走去。里正老远就喊：“三叔，在家吗？”

“吆喝什么？什么事，小顺子？”显然，是里正的叔公回答。随着回话走出一白胡子老头。

“叔公，这是从浔阳城特地到这里来的白老爷，要打听点陶渊明的故居什么的。咱村就数你岁数大，还通文墨。村里有个什么大事小情，要动动笔墨的话都是你的事。今儿午饭，到我家去吃。”里正向叔公吩咐道。看来，里正在这位叔公心中还真有点权威。里正又向白居易说：“我这位叔公现在为人放牛，女儿远嫁，不在身边，老伴前年去世，现在跟儿子、媳妇、孙子住在一起。你住在他那儿也行，住我家也行。”

白居易心说：“不用麻烦，我就跟这位陶老汉一块住。”

陶老汉跟白居易打了招呼问明来意，便说：“走吧，我带你去看看，那旧宅基可说不准。村边有块大平板石，有人说那是陶渊明当年喝醉酒后躺卧的地方。其实那也说不准。前些年有人来问过，我也是这么回答。说不准就是说不准，为什么一定要硬说呢。你去过柴桑吗？楚城乡桃花尖山西。陶渊明墓离那有三四里，隔这儿不算远。”陶老汉问道。

“唔，打算去看看。”其实白居易正是从柴桑桃花山那儿来，陶渊明的墓也去过了。在那里，他并没有找到确切的陶公旧宅，听说这栗里陶村里有，便打马前来，听老汉一问，白居易便支吾一声，算是应付过去了。随着老汉的引导，他来



到了所谓的离村边有二里地的一块平板石旁，老汉说：

“这石板，别说500年，就是800年、1000年大概也是这样。人们传说陶渊明爱喝酒，田边、地头，喝醉了便找个平坦处躺躺。这倒有可能。就是我，有时去女儿家，就在那柴桑山，像喝多了，上来酒劲了，正好赶路赶到这儿，袒胸露腹，仰面一躺，四肢放松，双眼望天，迷迷糊糊真好像升天神仙。小老弟，你要不信，不妨试试。”“信，我相信。”看陶老汉那副认真样子，白居易笑着回答。

转一阵子返回里正家，午饭是在那吃的。吃完饭，又到村子各处走走。

晚饭是在陶老汉家。老汉要和白居易对饮，边饮边唠，越唠越热乎。他同陶老汉交谈之中，发现老汉对这位先辈陶渊明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他不住口地称道陶渊明不当官：“宁愿受穷，也不当那种黑心的官。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贪不捞的，今儿要这，明儿要那，什么东西不是从老农身上要。他们少贪点就是好官。我那个侄子小顺子有时还要对乡亲吆三喝四的，我就看不惯，没少训他，当官没好的。”

“你别见外，我不是说你，我看你对陶渊明这么有兴趣，这么大老远跑来要找他的故居，我揣摩你大概不是贪官，要不，就是个贪得不多的官。”

“哈哈！”白居易被老汉的坦率逗乐了。

“其实，看那房子有什么用，茅草房，泥巴墙，有什么好看的，家家都一样。他在庄稼地里泥一把、汗一把地卖力气，累是累，苦也苦，可心里舒坦，比城里那些当官为将的勾心斗角可轻松多了，一般人可学不来。”

老汉边说边饮，旁若无人，毫不拘束。白居易也时而



饮，时而谈，很是随便。喝到正酣时，白居易回味着老汉说的一席话，很受感动。觉得能认识这位老汉，听此一番言语，也不虚此行，便向老汉索笔索纸，题诗留念。老汉忙唤小孙子进来，笔墨伺候，白居易乘着酒兴提笔写道：

访陶公旧宅并序

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山，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膺。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
 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
 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
 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
 连征竟不起，斯可为真贤。
 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
 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
 今来访旧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
 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篙下菊，但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尤未迁。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希望能在梦中见到陶渊明。不知是酒喝得太多，还是睡得太死。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告别陶老汉和里正，白居易依依不舍地踏上归程。



五十

一双绣花鞋

阴雨绵绵。

整个江州笼罩在雨气中。雨不停地下，时大时小，几乎没有停过。开始，白居易还觉得很惬意，连雨天将暑气给逼退了。但很快，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妙，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雷鸣电闪，好像是上天要对人世间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搏击一样。整个江州城区、山野都陷于极度紧张中，江水猛涨，山洪暴发。大树折断，桥被冲毁，平时小河流水变成了宽宽的大河。低洼处的百姓赶忙往高处搬东西。搬着，搬着，眼瞅着水漫上来，漂走了衣柜，漂走了猪、羊。刺史崔能已经几天没合眼，坐镇在城北江防大堤。几千民工随时待命，准备着草袋子、原木，随时应付汛期险情。衙门里的大小官员也都分兵把口，各有所责。白居易也不例外，他被指派到城南十几里的清水河山庄，督察百姓防汛。白居易与随员一齐披着蓑衣，戴着竹笠，冒雨在泥泞中前行。待他们到达南庄时，已是后半晌。河水还在猛涨，雨还在下。里正已带着村里年轻人守在岸边。几位白胡子老人在旁边察看水势，指挥着。见白居易一行人到，简单招呼一下，又忙开了。村子傍山根，地势较高，一时还不会有危险，但河对面的一片庄稼可就难保了。村子北头，也正是河流转弯处，水



势很急，把这边的堤岸都掏空了。河边的几家柴火垛，已被人移向里边，作了决口的准备。这一处要是被冲开，村南十几户人家可就要被淹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减缓水流对这一薄弱处的冲刷。里正在老者指点下，派人赶快拿斧子砍树，将河边的护堤大树砍倒，让其枝干横在缺口处，以此减轻水的冲击。这种方法真有点只顾眼前，不顾后来，那大树被砍，以后岂不后患无穷。但救急要紧，很快砍倒了一棵，但顺水一放，却被大水一冲，顺流漂走。那几个拽树的后生，要不是机灵，赶紧松手，说不定也被拽下水。老者抖着白胡子，指点着，吆喝着，再伐第二棵，事先将绳索绑好树的枝杈，另一端牢牢拴在树根上，砍伐时，不用全部砍断，稍留一点粘连。这样，树一倒，正好倒在河边缺口，水流冲来，被树枝杈、树叶挡了一下，势头就缓多了，冲刷力也小多了。就这样，一连放倒三棵大树人们才松了口气。

白居易当晚就住在村里，第二天又赶到几里外的村子去巡视，并派人将有关情况回去向州刺史汇报。几天后，水势平缓。白居易返回江州城。路上所见，令白居易气愤不已，在河沟沟汊汊的地方，往昔交通已断，却有人乘机大发水财，要摆渡过河，非交钱不可。但他没有办法制止，唯有祈祷苍天赶快放晴。

五天后，汛期已过，十天后天已放晴。白居易回家稍事休息，便赶到衙门。只见往日的小池早已被雨冲得面目全非，池中的鱼趁着雨季水漫过台阶早已跑得无影无踪。白居易动手清了清池边淤泥，小池才渐渐显出原本模样。白居易惦记这几天身体不适的杨氏，便提前赶回家。

一进院子，只见六岁的侄儿龟儿正在那里玩耍，石台上